

“既然你们这么想了解富县的历史,俄(我)就给你们说上一段。”

大明往炕里边挪了挪连忙给郑叔腾出了一块地方,桂琴离着锅台最近,她拿起一只大磁碗盛了满满一碗饴饬递到了郑叔的手里。

“唉,不敢盛这些!让队上的人知道了,非骂俄(我)不可!”

我用手指着窑顶上挂着的那个装馍馍的小筐,对郑叔说道:“瞧把你吓得,不就是一碗饴饬么,有什么了不起的,我们还不是常吃乡亲们送的东西啊!”

“哎呀,俄(我)一满说不过你们。”

郑叔犹犹豫豫地接过那碗饴饬,边吃边给我们讲了起来:

“听俄(我)达(爸爸)说:‘历史上著名的<雕阴之战>(<注>公元前333年(秦惠文王五年),秦国又谋取魏国河西北部之地,派大良造公孙衍率秦军进攻魏国的军事重镇雕阴(今富县、甘泉间),大败魏军于雕阴城下。雕阴城依山傍河,为魏国上郡的南大门,军事地位十分重要。魏国一面增筑城砦,一面增兵,由大将龙贾率领八万大军据河防守。秦国为了打通北上之路,也是志在必得。公元前331年,又派公子卬率精兵10余万骑,再次围攻雕阴城。秦军以排山倒海之势,一举攻克雕阴城,魏军败退数十里。秦军乘胜追击,在今富县城西太安原上,俘虏魏军主将龙贾,斩杀魏卒数万众。传说这里的伏龙村便是以此而得名。雕阴之战,大战两次,历时两年多,是秦魏反复争夺河西、上郡两地战略决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)就是在咱县这达(这里)打得,自那以后咱县这地方就改成雕阴县了。再早以前属于雍州注。’(<注>夏代大禹治水之后,划分为九个州,今陕西省富县那时隶属雍州。殷商时期为西河属地,到了西周以后隶属白翟,春秋年间隶属上郡辖地,到了战国初期三分晋室之后,今陕西富县隶属魏国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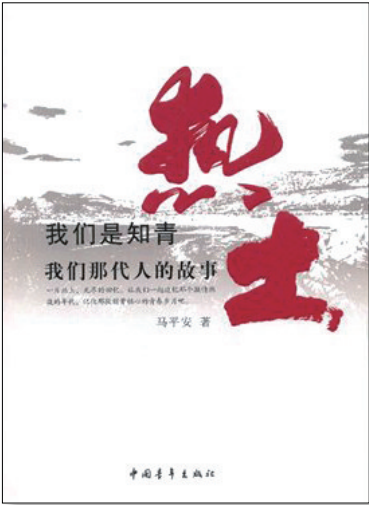
“听您这么一说,咱富县的历史还真够悠久的呢!”

“郑叔,村里人都说你聪明,干啥象啥,没想到您对咱富县历史的演变过程也能了解得这么清楚。”

“唉,平安看你说的,咱祖祖辈

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

【四】苦中寻乐



作者 马平安

辈在这块土地上生着,你们让俄(我)讲别的地方俄(我)说不上来,说咱家门口的事情还能知道一点儿。俄(我)大舅哥要是在的话,让他给你们讲讲咱陕西的人文历史那才有故事听呢!”

“他……是做什么的呀?”

“在西安城里一家图书馆工作着哩,每年春节放假回来。”

“怪不得呢,郑叔你知道的这些知识是不是和他有联系呀?”

“这哈(下)还真让大明说着了。他知道俄(我)爱看历史方面的书,每次探亲回来,总要给俄(我)带回一两本来,闲的时候常翻着看看。”

“怪不得呢,平时听你说话总是有鼻子有眼的,你肚子里还真有不少存货呢!”

“哈哈……啥存货呢!咱山沟沟里的人见识少,一脑袋浆糊一肚子屎,知道个甚。”

“哈哈……瞧您把自己说的。”大家的笑声一下子把郑叔笑蒙了,原本就是紫红的脸膛,这会儿成猪肝色了。

“别笑了,让郑叔接着讲。”

“就是,我们这儿听得正上瘾呢,都怪你们仁老瞎打岔。”

“郑叔,富县历史上有什么名人吗?”几个女生你一言我一语,急切地等待着郑叔的下文。

郑叔见几个女子对他的话这么感兴趣,心里十分高兴。他略微沉思了一下说:“有啊!唐代大诗人杜甫,就是咱富县的村民。”

“啊!怎么从来也没听说过呀?”

“不会吧!这话也太离谱了吧?”郑叔的话刚一落地,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质疑。

“杜甫不会也是来插队落户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吧!”

“要是那样的话,那可真成了老插啦!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郑叔又一次被我们的笑声包围了,他无奈地用手挠着自己的后脑勺,手里端着的饴饬差点儿撒了出来。

“俄(我)说的可是真哒啊!唐朝年间‘安史之乱’(<注>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。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,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‘安史之乱。’)以后,杜甫逃荒到咱县来了,当时他住的那个村子叫个羌村。(<注>位于富县(古城邠州)县城西北十公里处的茶坊镇大申号村,是唐代诗人杜甫于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为避‘安史之乱’携家小故居之地。在此居住期间,诗圣曾写下‘羌村三首’、‘月夜’、‘北征’等10余首千古佳作,流传后世。明万历进士王邦俊为纪念这段历史,题书‘少陵旧游’四个大字,镌刻于羌村路边一巨石上。明成化年间,民间为纪念诗圣,在此修建了天宁寺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访问诗人足迹写下‘落落诗魂千古在,我来何处访羌村’。羌村位于309国道之北,这里风光秀

丽,群山环抱,碧水中流,成为人们寻访诗圣故居,游览观光的好地方。)

“听您这么一说杜甫曾经还真是咱富县人呀!”

郑叔听了英子的话,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不紧不慢地从腰带上取下烟袋锅,装上烟末美滋滋地抽着。浓烈的旱烟味漂浮在窑洞的上空,与那盏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飘出的黑烟混合在一起,呛得华子直咳嗽。她坐在炕里边,望着郑叔手里的那杆烟袋锅无奈地摇摇头。长顺坐在窗户旁边,见到华子难受的样子,连忙起身打开了窑面上最高的那两扇窗户,窑洞里的浓烟立刻像条黑龙似地钻进了夜空,室内的空气顿时清新多了。华子坐在黑影里笑着朝长顺伸出了大拇指。

郑叔见华子被叶子烟呛得难受的样子,连忙将烟锅对着鞋底子猛磕了两下,不好意思地收了起来。为了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,他接着说道:“你们知道吗?唐诗里面的羌村三首就是杜甫在咱富县羌村写的。”

<注>羌村三首

【其一】

峥嵘赤云西,日脚下平地。柴门鸟雀噪,归客千里至。妻孥怪我在,惊定还拭泪。

世乱遭飘荡,生还偶然遂!邻人满墙头,感叹亦歔歔。夜阑更秉烛,相对如梦寐。

【其二】

晚岁迫偷生,还家少欢趣。娇儿不离膝:畏我复却去。忆昔好追凉,故绕池边树。

萧萧北风劲,抚事煎百虑。赖知禾黍收,已觉糟床注。如今足斟酌,且用慰迟暮。

【其三】

群鸡正乱叫,客至鸡斗争。驱鸡上树木,始闻叩柴荆。父老四五人,问我久远行。手中各有携,倾榼浊复清。“莫辞酒味薄,黍地无人耕。兵戈

既未息,儿童尽东征。”请为父老歌:艰难愧深情!歌罢仰天叹,四座泪纵横。)

“是吗?”

“那还能有假哩。”

“郑叔,富县这个名字到现在有多少年了?”

郑叔眯缝着眼睛对大明说:“新中国成立后,到1964年国务院颁布了文件将酈县改为富县,一晃快五年了。”

桂琴一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,对郑叔说道:“啊!才五年呀!”

“郑叔,您还说肚里没学问呢,瞧您把我们侃得一个眼都直了。”

“唉,有啥学问啊!还不都是从书本和老辈人嘴里看到、听到的吗!平安,你们要是爱听这号故事的话,咱村上可有几个人讲得好哩,以后有时间,让他们好好给你们讲讲咱富县的历史吧!”

“那敢情好了,谢谢郑叔啦!”

“唉,谢甚哩。”

聊着聊着天已经大黑了,我们在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,聆听着那远古的传说。我想象着当年那位年方46岁的大诗人,是用何等的毅力徒步从繁华的都市背井离乡,携妻带子来到这举目无亲的深山落户,每天过着男耕女织、吟诗赏月的日子,该是何等的精神意境呢!

“唉,郑孝玉……回家吃饭嘞……”

“哎呀,俄(我)婆姨喊俄(我)着呢!俄(我)得回刻(去)了,明天来了俄(我)给你们做煎饼吃啊!”

“郑叔把我的手电带上,天太黑了,路上小心点儿。”

郑叔扛着饴饬床子,笑着对英子说:“俄(我)从小在这山沟里长大,这里的沟沟坎坎俄(我)熟悉的很,用那玩意弄啥哩!”

他边说边走,刚到窑洞门口,一脚踩在了脸盆边上,一盆脏兮兮的肥皂水扣在了他的脚面上。

“哈哈……,尝到说大话的苦头了吧!快把手电拿上吧。”英子笑着再次把手电递到郑叔的手上。

“唉,又让你们笑话俄(我)哩,看来做人可不敢把话说满了。人们常说的‘说嘴打嘴’,看来还真灵验着哩!”郑叔一边嘟囔着,一边从英子手里接过手电筒,溜烟儿向山下走去……

朱老师听了我的话,哈哈大笑。他拉起我的手走进了教室旁边的小屋。

朱老师住的这间房子也就是十平米的样子,典型的一间屋子半间炕。一进门右手是个灶台,上面堆着没有洗刷的碗筷。灶台旁边是一个小水缸,灶台西头紧连着土炕。炕席上堆着两床被褥和一个小炕桌,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和一大摞作业本。门后边立着锄头和砍柴用的斧子,一个画着花鸟图案的红木箱子放在一个木头架上,箱子顶上散落着几件旧衣裳。木架子下面堆着几个萝卜和大大小小的洋芋蛋子。一双旧球鞋扣在炕沿下面。一看就知道,这间房子的主人是个单身过日子的人。朱老师见我茫然地站在门口,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表情。他急忙将小炕桌向炕里面推了推,对我说道:“瞧我这屋子乱的,一满(老是)顾不上收拾,来,把孩子(鞋)脱了,往炕里边坐。”

“没事没事。”我装出一副很随意的样子,一屁股坐在了刚腾清的炕沿边上。

“这是您的办公室吧!”

“唉,这屋用项可多啦,办公室兼宿舍,平时队上有啥事,也在这屋商量。”

(之 七)

【五】第一堂课

“一会儿听到钟声赶紧下去啊!千万别迟到了。”我手里拿着块黄馍一边往山下走,一边再次叮嘱着他们。

学校在村中心靠山坡的平地上,校舍的地基比路面高出不到一米,没有院墙。在这块篮球场大小的院落西边有三间平房,北头那间门关着,估计是朱老师的办公室。另外两间房子是相通的。天气这么冷,教室的门却敞开着,豆腐块大小的窗棂上没有一块玻璃,透过破旧的窗纸我看到一张张求知的面孔,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。我悄悄地站在窗根下向教室里张望着。

这是一间没有顶棚的土坯房,坐在教室里仰脸可见头顶上的房梁和椽子。孩子们用的木头桌椅十分粗糙,靠北头的山墙上有一块用墨汁涂制的黑板。朱老师正在上面给同学们留作业题。教室里没有灯,同学们借助着从房门和破旧的窗户照射进来的亮光,抄写着黑板上的作业。看面相朱老师也就是三十岁的样子,中等身材,四方脸,中分头,大眼睛,下巴

略微向前翘着。灰色的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了。他见窗外有人,合上了手里的课本,对同学们说道:“一会儿队上要召开社员大会,后晌就不上课啦。同学们回家后要认真复习功课,把作业完成好。记住了吗?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“值日生留下,其它同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下课!”

朱老师的话音一落地,同学们一窝蜂似地冲出了教室,喊着、笑着、相互追打着,四散而去。

朱老师手里拿着一摞书本从教室里走出来,笑着对我说:“你是咱村的北京知青吧?”

“朱老师你好,我是特意来看您的。”

“哎,你们才来嘛,咋知道俄(我)姓朱哩?”

“是春花告诉我们的。听说您一个人能同时教六个年级的学生,简直太神了。我们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借着今天开会的机会,我是特意来拜访您的,想看看您究竟用的是什么教学法。”

“哎呀,看你说的,啥教学法呀!俄(我)们农村这地方条件艰苦,师资力量短缺,校舍和其它设备也不齐全,学生的年龄高低不一,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全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,讲哪个年级的课,其它年级的学生就写作业或是复习功课,要么就到院子里让大点儿的娃娃带着做些体育活动。俄(我)们把这种方式称为‘复式’教学法。”

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教学方式,这么大的工作量您受的了

吗?”

“光是这还不够,俄(我)还要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呢,有时还要去公社和县教育局开会、汇报工作。”

“那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?”

“农村基层的教育工作者都是这样,辛苦也要干,为了娃娃们的成长,为了家乡的建设吗!”

听完朱老师的这番话,令我对他肃然起敬。我不禁脱口而出:“朱老师你太伟大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瞧你说的,伟大个啥嘛!走,到俄(我)屋里拉话去。”